



似水流年

游泳趣谈

李百鸿

从小生长在舟山群岛，游泳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我家宿舍南边不到10米就是一个池塘，约有半个足球场大。于是，池塘就成了我们这些孩子的乐园。

每到夏天，小伙伴们就泡在水里，既能防暑解暑，又能玩乐，还能抓鱼摸螺蛳，一举数得，不亦乐乎。吃完午饭，我们就会马上跳到水里玩耍，最多时一天5次。经常在一起玩水的小伙伴有十多个，于是分为两拨打水仗，包括泼水、潜水攻击、搨头等。

由于我个子高，就站在水深达到嘴巴的位置，立刻有两三个对手到我肩膀来，企图把我的头搨到水里去。可是我已经站稳，自然不会吃亏，反而伸手一拉一个，把他们搨到水里去（因为他们都比我矮）。小伙伴们还会划着小舢舨和打稻谷的大木桶，然后将其翻转，再一个猛子扎下去，钻到倒扣的舢舨和木桶里，大喊大叫。

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叫刘和平，家是高亭农业队的。小学三年级时因为和同学打架，被学校开除，成了农业队的放牛娃。到了夏天，我就经常和他一起骑在大水牛背上，指挥水牛在池塘里凫水，感觉很爽。我还经常扎猛子到水底摸鱼，并总结出了经验：鲫鱼碰到人的身体后，不会逃跑，而是一头扎在泥里，光留着身子在外面。所以，当在水底碰到鲫鱼后，只要在附近的泥里摸，很容易抓到。我常常拿一个脸盆，飘在水面上，潜水摸鲫鱼，不多久就能摸半脸盆。

小伙伴们还经常到离家不到一公里的小门头海水中游泳，海水比重大，身体自然轻巧。我们就让海水把我们冲下去几百米远，然后上岸跑回来，让海水再把我们冲下去……除了游泳，我们还在海涂拣泥螺，用自制的小网捕捉虾蟹等，回家后又增加了美味。

年龄再大一点后，经常跟随大人到大吞水库、小高亭水库游泳，水库面积大，而且水质好，我们可以游到一千多米远，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潜水等都很熟练。游累了，大家就仰面浮在水上休息，露出小肚子，看着蓝天白云，说不出有多么惬意。

1966年夏天，我12岁了，跟随机关的叔叔阿姨到大吞水库游泳，突然发现离岸10多米的水中有人在挣扎，水面上只冒出头顶的黑发，有人

溺水！我顾不得呼喊，奋力游过去，企图把他救回来。可是，我毕竟还是孩子，力气小，又没有救生经验，反而被他一把拉住右臂，把我也拽到水底去了。危急关头，几个叔叔也发现了，迅速游过来将他拖上岸。原来是机关新分来的青年王连昌，身强力壮却不会游泳，不小心滑到水深处差点送了命，还差点把我的命也搭上。

心有余悸后，我就认真学习水中救生方法，没想到后来真用上了。大约在1972年夏天，我们一帮同学在漫水桥旁边一个水池游泳。这里的水大半是泉水，清澈见底，最深处有2米多深，长度有五六百米。我和胡立东同学站在岸边，突然发现西陈瞳村的一个小伙子在深水处挣扎，一看就知道他不会游泳，不知道怎么滑到深水中去了。我马上跳下水游过去，从他背后接近，用右臂挟住他，用仰泳的姿势把他带回岸边，救了他一命。事后，其家长专门过来道谢。

1970年7月16日，淄博市博山区在石马水库组织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4周年活动，我们学校派出部分师生参加。7月15日下午，温力、崔孟境老师带领我们20多名同学，我记得有陈增平、房明、刘泗东、韩祥军、刘旭明等，乘坐公共汽车到石马，住在淄博十三中。7月16日上午，石马水库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数千人参加了游泳活动。在组织者的统一指挥下，工人方队、农民方队、机关干部方队、学校方队、官兵方队等几十个方队有序地下水，在水库中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前游进。在我们学校的方队中，温力老师举着红旗游在最前面，我举着毛主席像游在第二位，其他同学组成方队随行，崔孟境老师殿后。由于同学们水性不一，加上没有经过正规训练，队形保持得不很完美，整个游泳距离大约有500米。游泳结束后，听同学说，崔老师因为抽筋被橡皮艇救上去了。

参军以后，武装泅渡是必须的训练课目。1974年8月，我参加了团里组织的游泳骨干集训。在京杭大运河里，我们全副武装，从船厂下水，游到运河大桥，全程3000多米。1978年，我已是独立一营三连排长，与一连排长张兆煌一起，到洸沔河了解水情，为全营官兵选择游泳场地。我们游行了1000米，查明了水深和水底的情况，确定与测量了游泳区域的长度，为全营官兵游泳考核奠定了基础。

心灵隽语

清澈见底

郑凌红

就着夜色，瞄了一眼最爱的公号。这是一篇最新推文，里面说到一位明星的近况：隐居7年，在乡下种田。

类似的推文不鲜见，但我还是在晚秋被一句话打动了：“我会想能不能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自己是在生活着呢？”

这两年，常常有人问我，忙不忙？好像是一句口头禅，但也是实实在在的关心。我，常常不知道怎么回答。忙？确实也忙的。不忙？也好像够不上忙。忙，是程序，是琐碎，是应对，是需要等待。不忙，是有追求，能坚持，愿意放下，还可以自主。

周边的世界不大，这常常让人难以打开心扉。偏安一隅，会让意识闭塞。就像洗面池里的水，囤着，没冲走，总是怪怪的。生活循环往复，我们都不大愿意承认单调和枯燥。可是，现实总让我们心力交瘁。我们是西西弗斯的化身，推着属于自己的那块巨石上山，周而复始。乐此不疲是假话，幸好自我疗愈能力都很强，每一次想要放弃的时候，总能奇迹般打起精神，恍若新生。

这样的新生，需要勇气。自然，这样的状态，我以为是想要的生活态度。想要的生活，在每一个人的专属字典里。

清澈见底的生活，不慌张。从前的车马慢，如今的网络快。越来越发觉，静下来，成了一种奢

侈。屏幕让我麻木，我愿意放下一颗纠结的心，不去主动靠近手机。因为，当我看见靠近屏幕，心里就慌。即便是喜欢的文字，和纸上的温度对照，总是触感的温度更直抵内心。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更喜欢简单的生活。因为简单的生活，不让人着急。不管日子是快，是慢，心里总有个落地的时候，不像一个气球那么飘着，着了地。我喜欢，只做一件事的一整天。每到周末，除了想远行，最大的心愿就是一个人在书房，对着书发呆，对着心里的另一个自己，码上心头倏忽飘过的字。因为，风景在心中，时刻思考着的大脑给了我一张抵达心中香格里拉的通行证。

我常常在想，人没必要把自己搞得太复杂。一旦复杂了，心就乱了。而心一乱，所有的看见都将变得陌生。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心安顿好了，才有可能让自己变得更好。所谓的心灵感应，磁场相通，无非是，一棵树摇着另一棵树，一朵云推着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每个人都是在找寻的路上。我来这里，是为了和一个举着灯、在彼此身上看到自己的人相逢。

黑塞说，只有当你放弃一切欲望，再也知道目标和追求，不再以幸福之名称呼幸福，那时，万事的洪流就不再冲到你心头，你的灵魂就安静下来。

诗情画意

葫芦岛印象(外一首)

胡安杰

逛街看到有家商铺桌上
摆着一只葫芦瓶
逼真、光滑、可爱
让我不禁想起普陀的葫芦岛

我曾在葫芦岛住过十个月
那是一个形若葫芦的秀丽小岛
因住人较少而恬静
山岭低矮、苍翠、柔美
狭窄、弯曲的水泥小道
羊肠般蜿蜒而上
依山傍海的民房
颇有淳朴、沉默的老渔民韵味
海湾镶嵌几片柔绵的沙滩
蓝天碧海加持下
葫芦岛及周边一片旖旎景色
一衣带水普陀山
佛光咫尺

如今，乘着“小岛你好”海岛共富的东风
葫芦岛换新容颜
焕新活力
有了“福禄禅乡”的美誉
我想到此又不禁欣慰一笑
期冀重回葫芦岛收进新印象

公交车外新城景象

春光明媚的一天
我乘229路公交车去定海
途经新城时领略车外景象
大道如黑绸带般流畅铺展
绿化带如绿缎般掠影而过
住宅小区楼群美轮美奂
附近场地上
一些老人有模有样地练太极拳剑
乐享休闲时光
闹市区车水马龙
人们脸上洋溢着和煦的春风
姑娘小伙漂亮的装扮散发春意
高楼大厦鳞次栉比
靓丽发光
巍然镶入天空

